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四



政元

源財

費裁

行貼

事論六

天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皇太后詔改元上讀號泣者久之謂左右曰朕不忍遽更先帝之號也○自宋興而兵革窮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畜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縉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負益眾佛老夷狄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二司使李諮嘗奏事兩宮言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宜一切裁損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宜與公卿大臣朝夕圖議而救正之上納其言癸未命御史中丞劉筠提舉諸司庫務薛貽廓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

我朝之財始蠹於天禧祥符再蠹於寶元慶曆自禱祠之事興而宮室之役起內之帑藏稍已空竭則省浮費之策不得不申明於天聖之年也自元昊叛於西契丹擾於北外之財用不免

告匱則節冗費之說不得不條畫於慶曆之日也

庚寅計置司考茶法利害請行貼射之法以淮南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

舊傳茶有三說見錢為一說犀角香藥為一說茶為一說此乃三說法予在三司求為三說乃是博采便采直便為三說博采者極邊糧草便采者公邊糧草直便者商人取便於公邊入納見錢於京師請領自虛估之利入於商賈而後行貼射之法自邊采償於見錢府藏不繼而後復用三說之法然貼射之法雖通商而官實盡其利三說之法雖官鬻而商實受其利二法俱弊而後以歲課均之茶戶焉夫以一歲之息均賦茶戶恣其賣買所以均民力也所以惠商賈也官則無濫巧腐敗之弊茶則無草木塵煤之雜其法善矣然向時摘山者受錢於官今使之納錢於官向時冒法販禁者被罰今均賦於民賦不得入刑亦及之向時商賈買遷州縣收其稅今商賈不行則稅額不登國用亦乏夫其法方行於嘉祐之四年而其害亦見於嘉祐之五年劉敞之疏又其後也茶租猶故推法復生此楊中心所以痛心於崇寧之變法也

三月司天監上新曆賜名崇天保章正張奎靈臺郎楚衍等所造也○夏四月上初即位丁度上書論六事一增勸講官二增諫員三補

鑾轡

廣錢

馮拯

配職

子務

蔭用大功以上親四選河北河東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為殿
 最六凡緣公事坐私罪杖者聽保任遷官又嘗獻王鳳論於皇太后
 以戒外戚云○五月癸亥朔太常博士鞠詠王軫法當磨勘審官引
 對上閱其治狀並除監察御史○秋八月太常博士曹修古為監察
 御史孔延魯劉隨並為左正言延魯初為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
 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延魯以笏擊蛇
 碎其首觀者莫不歎服後知仙源縣主孔氏祠事孔氏故多縱放者
 延魯一繩之以法修古上四事曰行法令審故事借財力辨忠邪辨
 甚切至○甲寅有芝生於天安殿柱召輔臣觀之監察御史鞠詠言
 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援
 進忠良退斥邪佞為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為天瑞草木之怪
 何足尚哉○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州因朝京師圖入相詠奏惟
 演險人嘗與丁謂為婚姻緣以大用後揣知謂將已萌懼牽連得
 禍因出力攻謂今若遂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
 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左正言劉隨曰告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
 之惟演聞乃亟去○馮拯病太后有復相王欽若意上嘗為飛白書

宋監七十一

王欽若字太后因取字緘湯藥合遣中人齋以賜且口宣召之九月
 丙寅馮拯罷為武勝節度使判河南府欽若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
 章事拯為相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欽若再入中書謂
 平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為叙遷圖以獻異便省覽然欽若亦不復
 能大用事如真宗之時矣○戊寅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馮元講
 論語仍賜御飛白書○九月戊戌寇準卒於雷州初太宗嘗得通天
 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
 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沒歸葬西京道出荆南
 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生筭眾
 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癸丑詔審官院自今知州軍同判知縣
 人並引對于便殿○十一月知連水軍鄧餘慶受枉法贓三陽寨主
 荆信監倉自糴粟監興平縣酒稅何承勛進賢鎮監酒稅易著明並
 自盜官物各杖脊配廣南至黃詔以餘慶等罪狀申警群吏○初蜀
 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
 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起大中祥符末薛田為轉運使請官置
 交子務以推其出入戊午薛田為轉運使請置益州交子務

七十一 天監七十一

此楮幣之始也然其有錢以行楮有楮以權錢子母均通而無偏重之患故民視錢猶楮視楮猶錢今則為是幣而初無是錢以虛架虛宜乎楮幣之不行也

十二月江州民陳蘊聚居二百年食口二千而蘊年八十且有行義州以聞上曰良民一鄉之表旌之則為善者勸矣授蘊本州助教

天聖二年春正月命御史中丞劉筠等四人權知貢舉○戊申

待改
人官

吏部銓引對選人前東鹿縣尉王得說歷官寡過書考最多而無保任者上察其孤平特擢為大理寺丞賈積善者十四考無公私過雖無舉主特擢為京官○二月乙酉工部侍郎知徐州李應機坐前知

司失
監

兗州貪暴不法降授將作監分司南京上曰外臺耳目所寄當職靡言各將誰執丙戌詔轉運使劉明恕李允元提點刑獄尚霖郭位各

一道至是對者多紕繆帝以執經隸業不善為文特令取其所長用

廣仕路○癸卯王欽若等上真宗實錄一百五十卷○乙巳御崇政

殿賜宋郊葉清臣鄭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不

中格者六人以嘗經真宗御試特賜同三禮出身丙午又賜諸科一

及第

百九十六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郊與其弟祁俱以詞賦得名禮

部奏祁名第三○后不欲第先兄乃推郊第一而置祁第十劉筠得

不變
法

清臣所對策奇之故擢第二國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秋七月

遣殿中侍御史王碩內殿押班朱緒點檢山場所積茶初朝廷既用

李諮等貼射法行之甚年豪商大賈不能軒輊為輕重而論者或謂

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制置司

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弃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

因令碩等行視既而諮等條上利害願力行之無為流言所易於是

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監察御史張逸為益州路提

點刑獄勸農使逸先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將薦逸先設

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乃奏之○八月

已卯幸國子監謁先聖文宣王召直講馬龜符講論語已而觀七十

二賢贊述閱三禮圖問侍講馮元三代制度又幸昭烈武成王廟○

奏薦
良吏

壬午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等請加上真宗謚曰文明武定章聖元孝

詔恭依○十一月乙未朝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丙申享太廟丁酉

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乙巳立皇后郭氏

天聖三年春二月禮部員外郎蔡齊直史館章得象並知制誥

仁宗 天聖二年

小敢
叙后
族

詳
定茶
法

後三
既法

王欽
羣

張知
白相

初召齊等試中書上閱其試文謂宰臣曰兩制詞臣以文章為職業然須材識周敏操履端方乃可副朝廷中外任使也○夏四月劉燁知河南府燁先世代郡人後魏遷都因家河南唐末五代之亂衣冠舊族世系無所考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雋燁十一世皆葬河南而世謀具存燁嘗權發遣開封府事獨召見太后問曰知卿名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燁曰不敢他日勤問之燁無以對因為風眩仆而出乃免○五月己亥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秋八月知益州薛由言本州解發舉人自張詠以來例給館券至京師今得三司移文乃責吏人償所給官物恐非朝廷之意上曰漢貢士皆郡國續食今獨不能行之遠方邪其令悉蠲之○李諮等既條上茶法利害朝廷亦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然論者又爭言其不便辛未命孫奭夏竦盧士倫王頊盧守勲再加詳定○九月詔見任并帶職京朝官磨勘更立四年之限○冬十月翰林學士晏殊為樞密副使○庚午宰臣王欽若為譯經使○十一月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未售六百一十二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姦人倚貼射為名強市

盜販侵奪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宜優之庚辰詔從奭等議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推貨務錢償之○戊申王欽若卒望太后臨奠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國朝以來宰相恤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瘦相注傾險敢為矯誕太后以先朝所寵異故復命之○十二月癸丑樞密副使尚書右丞張知白加工部尚書平章事國朝故事叙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為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為重詔利用班曹之上然議者深以為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王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曹上閣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至遣押班江德明趣閣門閣門惶惑莫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鬱不平帝與張士遜尉曉之庚申詔宰臣樞密使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召張曼于河陽為樞密使疑代已始悔懼焉○殿前副指揮使楊崇勳嘗請中書白事萬微兩新霽

歲

鎖廳應舉者先於所屬選官考試所業方聽取解至禮部程文糾繆者勒停其不及格者猶贖銅亦不得應舉至是上欲開誘進士之路下近臣參議而降是詔○六月庚寅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壓溺死者數百人辛卯上遊正殿減常膳丁酉德音降天下囚徒一等徒以下釋之畿內京東西淮南河北民田被水者蠲其租流徙者所在撫存之詔三司所在官物為水漂失者皆蠲除之水之作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王曾承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聞曾如是皆媿服焉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上以問曾曾曰河決恐未至此第民間訛言不足慮已而果然○秋七月罷永興軍秦坊等新醋務初陝西轉運司置務推之請推其法天下王曾曰推酒蓋出於前代之不得已未能省去若又推醋則甚矣故罷之○辛未詔兩川所造錦綺鹿胎透背歌玉等歲減上供之半其大小綾及花紗仍令改織絹以供邊費○上嘗謂輔臣曰比以大暑罷講讀適已召孫奭等說書卿等公事退可暫至經筵王曾曰陛下萬幾之暇留意經術雖炎暑不輟有以見聖

政驚

不
以
擾
民

學之高明也○九月戊申三司請市糴芻粟上因問輔臣諸坊監牧馬幾何王曾對曰當今比五代馬多數倍計芻秣費歲不下數百萬蓋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陝西蕃部入中馬立定數餘聽民間市易二三年間必大蕃息此與畜之外既無異也上然之○辛未廢襄唐二州營田務以田賦民每頃輸稅五分○壬申命翰林學士夏竦蔡齊知制誥程琳等重刪定編敕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儉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煩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今有司但詳其本末又須臣等審究利害一一奏稟然後施行也上然之○冬十月辛巳出內藏庫緡錢二十萬下京西路糴軍儲○十二月詔京城物價翔貴其令三司出廩米散置糴場數十第取半價民爭赴之凡出米六十萬斛○三司下畿縣買素食物料提點公事張嵩以畿內灾歉乞收采於市上問輔臣曰此何所用王曾等對曰御庖所須也上曰豈可

以口腹擾民其悉罷之
○天聖五年春正月壬寅朔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
癸丑命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劉筠權知貢舉己未詔禮部貢院比

進士以詩賦定去留學者或病聲律而未得隸其才其以策論兼考之諸科母得離摘經注以為問目○庚申降樞密副使晏殊知宣州先是太后召張耒為樞密使殊言耒無動勞天下有私徇非才之議太后不悅於是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撞以笏折其齒監察御史曹修古王公等劾奏殊坐是免尋改知應天府殊至應天府乃大興學范仲淹方居母喪殊延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殊始

大書 乾父之蠱易幹母之蠱難以太后親政之時而晏殊仲淹修古之徒敢於忤旨則直言之風雖奮發於慶曆之時而實胚胎於天聖之初矣

二月知寧州楊及上所修五代史上謂輔臣曰五代亂離事不足法王曾曰雖然安危之迹亦可為監也○三月賜進士王堯臣等一百九十七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七十一人同學究出身二十八人試街丙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者六百九十八人○夏四月試特奏名進士諸科同出身凡三百四十二人辛卯賜新及第人聞喜宴于瓊林苑遣中使賜御詩及中庸篇一軸○上先命中書錄中庸篇令張知白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復陳之○壬辰壽寧觀火六月

宋監七月

十一

一

月宰臣張知白言按五行志宮室盛則有火災請自今罷不急營造以答天戒上納其言○秋七月王曾等言夏秋大旱毒氣中人此洪範所謂僭常暘若也比臣等輔政無狀以致厥咎上曰朕亦夙夜循省其變豈徒然哉當與卿等共修政事以答天戒爾○八月先是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日官奏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火災被罰監察御史曹修古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不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自此人人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告取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為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為重傷物命且真宗嘗戒採絨毛故事未遠宜罷之時方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勝計修古極陳其不可壬申修古出知歙州○九月陝西轉運使言同華等州旱好蚘虫食苗秘閣校理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今年苦旱此皆大異也宜下罪已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群言以無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為大信也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己未知制誥程琳為諫議大夫權御史

孔道
輔使

中丞宰相張知白最善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琳上疏請罷諸
土木營造蠲被火郡縣逋租○冬十月丙申滑州言塞決河畢十一
月百官稱賀遂燕崇德殿自天禧三年河決至是積九載乃復塞始
役既興朝議以歲飢將復罷知州寇瑛言病民者特芻藁爾幸調率
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為弃物乃詔訖役○癸丑合祭天地于圜
丘大赦賀皇太后于會慶殿○十二月左正言直史館孔道輔為左
司諫龍圖閣待制時使契丹猶未還契丹使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
艷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
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
道輔何謝虜君臣嘿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
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爭端上問其故道輔曰
契丹比為黑水所破勢甚蹙每漢使至輒為侮嫚若不校恐益易中
國上然之

天聖六年春正月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交割本職公事與轉
運使副或言提點刑獄官過為煩擾無益於事故也○庚申上封者
言進士及第本以辭藝進而比來多乞賜子孫科名又閣門祇候太

天監

八

乞行
議法

張知
白卒

張
自貴

宗朝其貧至少全權要之家比援恩例而濫進者多請一切罷之從
之仍著為令○二月同知禮院王暉言謚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謚
惡行有惡謚蓋闡謚知行以為勸戒近日臣寮薨卒雖官品合該擬
謚其子弟自知父祖別無善狀慮定謚之際斥其繆妄皆不請謚欲
乞今後臣寮薨謝並令有司舉行如此則隱匿無行之人有所沮勸
詔從之○工部尚書平章事張知白卒知白在相位惜名器無毫髮
私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三月壬子樞密副使張
士遜為禮部尚書平章事癸丑姜遵為樞密副使己未范雍為樞密
副使仍班姜遵之上○壬戌詔於順天門外八角鎮建西太一宮○
夏四月甲申日有星大如斗自北流至于西南光照殿庭有聲如雷
尾長數丈久之散為蒼白雲庚寅德音以星變齋居不視事五日降
畿內囚死罪流以下釋之罷諸土木功賑河北流民過京師者時命
僧道禮懺于文德殿殿中侍御史李紘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之位
每灾異輒聚緇黃讚唄于間何以示中外監察御史鞠詠條上應變
五事○六月乙酉出內藏庫緡錢二十萬下京西轉運司市采軍儲
○秋七月以左司諫劉隨知濟州隨在諫職前後所論甚衆帝既益

河北水災 錄張九齡後

王曾 偉范 仲淹

賜林 浦謚

曹利 用罷

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事帝旨太后不悅會
 隨請外因命出守○丙辰以蔡齊為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羅崇勳
 趣齊上修景德寺記曰參知政事可得也齊故遲其記不上崇勳怒
 讒於太后命齊出守參知政事曹宗道固爭留之不能得尋以親老
 易密州太后諭宰相取記齊始上之○八月詔河北水災州軍免今
 年秋稅初王曾曰邊郡數大水蓋洪範所謂不潤下之證宜寬民賦
 以答天災故有是詔○張九齡九代孫錫以九齡告身及明皇批咨
 來獻上謂輔臣曰九齡唐名相也宜旌其後即授試國子四門助教
 ○九月大常少卿直昭文館陳從易為左司郎中兵部郎中集賢院
 修撰揚大雅並知制誥自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向之
 而從易獨自守不變與大雅特相厚皆好古篤行無所阿附朝廷欲
 矯文章之弊故並進從易及大雅以風天下○冬十一月翰林學士
 宋綬等上所撰天聖函簿記十卷初郊祠綬攝太僕卿陪玉輅帝問
 儀物典故占對辨洽因使綬集官撰記○十二月甲子以大理評事
 范仲淹為祕閣校理初仲淹遭母喪上書執政請擇郡守舉縣令斥
 游惰去冗僭遴選舉敦教育養將才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使朝廷
 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亦知仲淹乃晏
 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公實知仲淹捨而薦此人乎
 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丁卯賜故杭州處士林浦
 謚曰和靖先生浦臨終賦詩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
 ○辛巳上封者請稅緡錢以助經費上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而通
 有無何可算也不許

天聖七年春正月樞密使曹利用罷判鄧州初太后臨朝利用
 奏抑內降雖屢却於樞密院今利用之家媪陰諾臣請其必可得矣太
 后始疑其私頗銜怒會利用從子汭為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趙德
 崇詣闕告汭不法事獄具汭坐被酒衣黃衣令軍民呼萬歲且傳致
 汭辭云利用實教之丙辰貶利用為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杖殺
 汭○二月庚申朔參知政事曹宗道卒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太
 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嘿然時有上言
 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謂同列
 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太安輦前

仁宗 天聖七年

道魚 張七 濛龍

呂夷 簡相

夏竦 參政

利用 自殺

樓置 制科

論王 欽若 奸邪

顯契 民丹

帝行宗道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嫁從夫夫死從子太后命輦後
乘輿行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時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
如魚頭也○丙寅禮部尚書平章事張士遜罷知江寧府士遜得宰
相曹利用之薦也利用馮寵自恣士遜未嘗有是非之言時人目之
為和鼓○參知政事呂夷簡以本官平章事始王曾薦夷簡可相久
不用曾因對言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張耆上爾耆一赤脚
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丁卯以夏竦為參
知政事陳堯佐為樞密副使薛奎為參知政事○初曹利用領景靈
宮使令主事蘇藏用等主宮中公使錢而利用嘗私貸錢於西再貶
利用為崇信節度副使房州安置仍命內侍楊懷敏護送之閏二月
至襄陽驛懷敏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自經死

曹利用前輩多謂大臣功高權盛禍患之來有非智慮之所能防如
賊皆者李斯之死是矣切以為不然殺人者必見殺賊人者還自
於非難高諸權直於齊直死之後斯亦不免而斯之遇禍尤慘
尤慘於直利用與下謂諸寇萊公有不臣議準既南遷而二公相
繼貶黜丁有朱崖之行曹有襄陽之禍天之報應有甚影響非其
自取歟古人有言好辭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
窮於辨道德正直之士為無所窮斯言得之

戊申上謂輔臣曰比建慈孝寺蓋以薦福先帝及太一宮為民祈禳
自今京城惟倉庫營房官舍弊壞者修完之餘毋得擅興力役○壬
子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宣於教化科才識
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決勝科軍
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高蹈立園科
沉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被舉應書者又置武舉以待方
略智勇之士○癸丑置理檢使以御史中丞為之其登聞檢院函
改為檢匣如指陳軍國大事時政得失並投檢匣盡時進入常事五
日一進其稱冤濫枉屈而檢院不為進者並許詣理檢使審問
以聞時上封者言自至道三年廢理檢院而朝廷得失天下冤枉浸
不能自達夏竦因請復置使領上從其議○三月戊寅上謂輔臣曰
王欽若在政府察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
彭年劉承珪時號為五鬼其姦邪險詖之迹誠如聖諭○契丹歲大
飢民流過界河上曰皆吾赤子也可不賑救之乃詔轉運司分送唐
鄧襄汝州處以閑田所過州縣給食人二升○癸未詔百官轉對極
言時政闕失如舊義在外者實封以聞既而上謂輔臣曰所下詔宜

仁宗 天聖七年

增朋黨之戒。○群牧判官龐籍因轉對言平時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得送中書樞密院蓋防偏請以啓津門近歲傳宣內降浸多於舊臣恐法度自是隳也。○群牧判官司馬池因轉對言唐制門下省詔書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下非所以防過舉也。○甲申上封者言茶鹽課虧請更議其法帝以問三司使寇瑊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矣法豈可數更帝然之因謂輔臣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緣經費尚廣未能弛之又安可數更其法也。○丙戌遣官祈晴上因謂輔臣曰昨令視四郊而麥已損腐民何望焉此必政事未當天心也古者大辟外州三覆奏京師五覆奏蓋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審獄議罪毋或枉濫又曰赦不欲數然捨是無以召和氣。○夏四月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賦租京師自三月朔雨不止前赦一日而霽。○五月己未朔詔禮部貢舉庚申詔曰朕試天下士以言觀其趣向而比來流風之敝至於會粹小說礫裂前言競為浮夸靡曼之文無益治道非所以望於諸生也禮部其申飭學者務明先聖之道以稱朕意焉。○甲子上曰群臣請對者多求進少求退何也王曾曰苟抑奔競崇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矣上然之。○己巳詔以新令及附

令頒天下。○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應宮災獨長生崇壽殿存焉太后對輔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猶幸一二小殿存爾范雍度太后有再與音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宰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夷簡又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太廟齋即蘇舜欽上疏曰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則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威權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可以變災為佑決日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自願陛下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幸甚。○甲寅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曾罷造兗州始太后受尊號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

罷田

擊

范仲淹
太后
補外

曹瑋
集政

多所裁正。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曾累奏待罪。乃罷。尋改青州。○是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秋七月初。太后怒玉清宮守衛者不謹。悉下御史獄。欲誅之。中丞王曙上言。昔魯相僖宮災。孔子以為相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旁。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以應天變。而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窮治。上及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又言。山木已盡。人力已竭。雖復修。必不成。己巳。下詔。不復修。改長生崇壽殿為萬壽觀。○乙酉。罷輔臣所領諸宮觀使名。○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詔罷天下職田。官收其入。以所直均給之。先是。上封者言。職田有無不均。請罷之。乃降是詔。○己亥。詔命官犯正入已。賦者自今毋使親民。○冬十月。詔知州軍文武升朝官。歲舉見任判官主簿尉有罪非賊私。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堪縣令者各一人。轉運使副不限以數。先是流內銓引選人。朝辭有老耄者。授縣令。上謂宰臣曰。縣令之職。有民有社。一邑刑政。輕重皆得自專。若非其人。為害不細。雖遠方僻郡。尤當擇人。宣朝廷德意。此輩昏耄。使之臨民。必有貪墨疲懦之弊。會有上言乞奏舉以充縣令。乃降是詔。○丁未。詔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奏計京師。毋以土物饋要近官。○十一月。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祕閣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家人禮可也。今願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緣辱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仲淹。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中府通判。

庚午

天聖八年春正月。命資政殿學士晏殊權知禮部貢舉。○甲戌。

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曹瑋卒。瑋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弈。基遽曰。吾使之行也。其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環慶屬荒田多為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虜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獲課市一馬。馬必騁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

仁宗 天聖八年

五十畝至三百人已上團為一指揮要害物為築堡使自墾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眾為出錢市馬屬羗降者既多因署其首領為軍主使統其族帳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虜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瑋為將不如其父寬猛自成一家○三月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丙寅試諸科丁卯賜進士王拱壽等二百人及第四十九人同出身已巳賜諸科及第同出身者又五百七十三人拱壽詔更其名曰拱辰○六月監修國史呂夷簡等上新修國史于崇政殿○秋七月乙巳御崇政殿試書判技藝及武舉人戊申以書判技藝二人補三班奉職借職○丙午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何詠茂才異等富弼所對策並及第四等丁丑以詠為祠部員外郎同判永興軍弼為將作監丞知長水縣○九月罷百官轉對自復轉對言事者頗眾大臣不悅也故復罷之○冬十月有上書言縣官推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數莫可校請通商平估以任少寬百姓之力乃詔盛度王隨議更其制度隨與胡則畫通商五利上之丙申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賈入錢若全

銀京師推貨務交鹽兩池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之入官者耗矣○壬寅置天章閣待制位龍圖閣待制之下○十一月戊辰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十二月以丁謂為道州司戶參軍○丁未定難節度使趙德明遣使來獻馬

○天聖九年春二月詔復給職田○秋七月以翰林侍讀學士孫奭為工部尚書知兗州帝每御經筵設象架度書策外向以便侍臣講讀奭年高視昏或陰晦即為徙御座於閣外奭講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復規諷帝竦然聽之常畫無逸圖以進帝施於講讀閣奭三請致仕召對敦諭之奭以年踰七十固請故優拜焉仍詔頒宴而後行○甲戌右正言陳執中諫院供職國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為三今之官裁用以定俸入爾而不親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勅許赴諫院供職者乃曰諫官○八月出內藏庫絹六十萬下陝西河北河東市糶糧草戊戌又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河北市糧草九月詔出內藏庫絹六十萬下河北折糶軍儲○庚午以王曾為彰德節度使仍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肅軍徒而後過無敢大聲疾呼者人樂其政為畫像而生祠之○冬十月以

宋綬
外

戒
勿詔

晏
簡
寢
寢

畢
覽
怡

翰林學士宋綬為龍圖閣學士知應天府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上未始獨對群臣也綬言唐先天中睿宗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殿分軍國重務除三品以上官決重刑明皇日聽朝除三品以下官決徒刑今宜約先代制度令群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故命出守侍御史知雜事劉隨殿中侍御史郭勸並言綬有辭學當留本朝不宜處外不聽○丙戌詔曰公卿大夫所宜勵名節以厚風化而或枉已以近名行險以沽寵詆誣執政干撓有司藩臣多所徵求使者馳於刺幸營私冒祿朕何望焉凡在位之臣其務修警每蹈邪枉以速邦憲○閏十月司天監上重修崇天曆○癸亥鹽鐵副使司封員外郎王駿戶部副使刑部員外郎杜衍並為天章閣待制初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方用事有司莫敢忤其意駿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邪他日上見駿勞之曰官市交引賴卿力言罷之甚善有司臨事當如是也薛顏死其家屬衍為墓誌衍却之及在二司因奏事上謂衍曰薛顏有醜行卿不與誌墓誠清識也自是有意大用

宋史卷之十一

十四

明道元年春二月監修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庚戌知許州定國節度使張士遜為刑部尚書平章事呂夷簡加中書侍郎○丁卯以真宗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宸妃薨宸妃始生帝皇太后即以爲己子宸妃嘿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帝不自知宸妃所出也疾革乃進位始宮中未治喪宰相呂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瞿然曰宰相亦與宮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未利夷簡默其說請發哀成服備宮仗葬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揣知其意遣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三月戊戌詔曰江淮之間仍歲旱曠民之失職朕甚閔焉比遣使安撫其與長吏慮係囚流以下降一等杖答釋之○六月殿中侍御史張存上疏曰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罔有忌諱自前秋忽詔罷百官轉對去冬黜降御史曹修古等昨又聞進士林獻可因奏封事竄遠方人心皇惑中外莫測臣恐自今忠直之言與理亂安危之端蔽而不

火內 燹 大白

火燹

補德 元昊 五

覺 奪

見 籍

達因歷引周昌朱雲卒慶忌辛毗事以廣帝意○七月許壽州立學
 仍賜九經知州朱諫請之也○壬卯以門下省為諫院先朝雖除諫
 官而未嘗置院及陳執中為諫官屢請之置諫院自此始○是月太
 白晝見然月○八月以三司使晏殊為樞密副使○壬戌大內火延
 燔八殿乙丑詔群臣直言闕失先是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
 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宰相呂夷簡獨不拜帝使問其故
 曰宮廷有變群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夷簡乃拜時宦者置獄
 治火事得縫人火斗已誣伏下開封府使其獄權知府事程琳辨其
 不然乃命工圖其火經處且言後宮人多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監
 察御史蔣堂亦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今乃欲
 歸咎宮人且宮人付獄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帝為寬
 其獄卒無坐死者殿中丞滕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
 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秘書監劉越請太后還政言尤鯁直皆
 不報○九月庚寅重作寶冊以舊冊寶為宮火所焚也○十一月上
 以修內成恭謝天地于大安殿遂謁太廟大赦改元○定難節度使
 西平王趙德明封夏王德明凡娶三姓米母氏生元昊小名產埋羗

定難節度使 西平王 趙德明 凡娶三姓 米母氏 生元昊 小名產埋羗

語謂惜為崖富貴為埋性凶鷙猜忍通蕃漢文字數諫德明無臣中
 國德明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衣此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
 英雄之生當王霸爾何錦綺為德明死元昊繼立癸亥制授元昊特
 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
 使西平王元昊既襲封即陰為反計○十二月詔以來年二月躬耕
 籍田先請皇太后恭謝宗廟權罷南郊之禮及議皇太后謁廟儀注
 太后欲純被帝者之服薛奎獨爭曰太后必御此見祖宗若何拜固
 執不可雖終不納猶少殺其禮焉

明道二年春二月戊戌司天監言合輿星見東北方其色黃白
 上有光芒長二尺然觀者皆以為彗云○庚子詔淮南江南民被災
 傷而死者官為瘞埋○甲辰皇太后宿齋垂拱殿乙巳服禕衣花釵
 冠乘玉輅以赴太廟改袞衣儀天冠內侍贊導尊七室皇太妃亞獻
 皇后終獻○帝赴東郊丁未祀先農行籍田禮禮儀使張士遜奏皇
 帝三推而止帝既躬耕不以古禮為式願推終畝士遜固請乃耕十
 二步而止辛亥上作籍田詩賜近臣○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
 赦○丁謂特許致仕

籍田 丁謂 特許致仕

皇

有赦不原奸臣如丁謂亦不原赦則非赦有罪此至宗觀姦臣反其鋒而用之而元祐元符之黨不以赦原矣

皇

乙未帝號勳見輔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帝悟以后服斂既宣遺誥閣門趣百官賀太后御史中丞蔡齊正色謂臺吏毋追班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天下情偽今始親政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夏

皇

四月詔刪去遺誥之語○太后既崩左右以宸妃事聞上號勳累日追尊為皇太后○庚戌以流人林獻可為三班奉職明道初獻可抗言請皇太后還政太后怒竄于嶺南至是特錄之○壬子群臣上表請御正殿表三上乃從之○詔內外毋得進獻以祈恩澤及緣親戚

帝

通章表若傳宣有司實封覆奏內降除官輔臣審取契分帝始親攬庶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召知應天府宋綬通判陳州范仲淹赴闕○已未門下侍郎呂夷簡罷為武勝節度使判澶州樞密使張耆罷為左僕射判許州尋改陳州樞密副使夏竦罷為禮部尚書知襄

皇

州尋改穎州參知政事陳堯佐罷為戶部侍郎知永興軍樞密副使范雍罷為戶部侍郎知荆南府尋改揚州又改陝州樞密副使趙稹罷為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參知政事晏殊罷為禮部尚書知江寧府

皇

尋改亳州帝始親政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與夷簡謀以耆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閻文應因使為中詞久之乃知

皇

事由皇后云○工部尚書李迪以本官平章事戶部侍郎王隨為參知政事禮部侍郎李諮為樞密副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王德用為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始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

皇

吏軍政也敢挾此以干軍政卒不奉詔太后崩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曰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者又不奉詔上奇之以為可大用故擢任樞密○權御史中丞蔡齊權三司使事天章閣待制范諷為右諫

皇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先是諷出知青州時山東旱蝗前宰相王曾家多積粟諷發取數千斛濟飢民因請遣使安撫○太常博士范仲淹為右司諫○辛未罷籍為殿中侍御史籍奏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

盡焚之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勿使受恩人主
歸感權臣進擢近列願采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嘗謂人曰言
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龍君可謂天子御史也

謂曰天聖之初此一時也明道二年之後此又一時也天聖之
初政在東朝天下猶未見人主之德明道二年四月親政之後抑
內降正朝綱領斥張耆夏竦陳堯佐之徒而擢用范仲淹孔道輔
龐籍輩天下駭駭向治矣嗚呼明道二年之親政積而為慶曆嘉
祐之盛元祐八年之親政變而為紹聖元符之紛紛人主可不謹
其機乎

罷群牧制置使時上封者言群牧既自有使而武臣領樞密兼制置
事不時決故罷之○五月許大名府立學仍賜九經從王曾之請也
○秋七月先是右司諫范仲淹以江淮京東災傷請遣使循行未報
仲淹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今數路艱糴安可置而不恤
甲申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
茶江東丁口鹽錢飢民有食烏蛛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
戒侈心○八月贈工部員外郎曹修古為右諫議大夫修古鯁直有風
節當莊獻時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
初貶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卒于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

宋監七丁

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帝思修古
忠故優贈之修古無子錄其壻劉勳為試將作監主簿○丁巳置端
明殿學士班翰林資政學士之下以宋綬為之綬因上言帝王御天
下在總攬威柄自陛下躬親萬機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賞
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垂拱之日頃者恩出太后今又自大臣出大臣
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太宗常曰外憂
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共濟若為內患可深懼也真宗亦云唐
朝朋黨尤盛以至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
紀綱正在今日○三司言自籍田後繼有賞賚用度不足請假於內
藏庫庚申出緡錢百萬賜之因謂宰相張士遜曰國家禁錢本無內
外蓋以助經費耳士遜對曰不然則有司未免侵漁百姓也○九月
判河南府錢惟演洛平章事赴本鎮初惟演欲為自安計御史中丞
范諷劾奏惟演在莊獻時權寵大盛與后家連姻請行降黜上諭輔
臣曰先后未葬朕不忍遽責惟演諷即袖告身入對曰陛下不聽臣
言願納此不敢復為中丞矣上不得已可之○冬十月中辰詔曰先
王不以浮靡示天下今兩川歲貢綾錦羅綺透背花紗之屬皆女工

張士

簡相

孔道
輔為
中丞

贈寇

勤謹

復諸
刑提

不許
宰相
除臺

人

蠹也其以三之二易為絀綃供軍須時上富於春秋左右或欲以巧
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於前日殿中侍御史龐籍言今蠹蝨為災
民憂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拔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奢靡為戒
重惜國費以循民之急上深納其言○辛亥上諭輔臣曰近歲進士
以試詩賦多浮華而學古者或不得以自進宜令有司兼以策論取
之○戊午門下侍郎張上遜罷為左僕射判河南府樞密使楊崇勳
以為河南三城節度使判許州先是天下蝗旱仍見士遜居首相不
能有所發明遂與崇勳俱罷然制辭猶以均勞佚為言也○判陳州
呂夷簡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知河南府王曙加檢校太
傅充樞密使簽書樞密院事上德用為樞密副使刑部侍郎宋綬為
參知政事權三司使事蔡齊為樞密副使○權知開封府程琳為御
史中丞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范諷權三司使事琳辭中丞不拜
乃授翰林侍讀學士知開封府前知開封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輒
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琳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一歲中獄常
空者四五○十一月孔道輔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代程琳也
道輔時守南京召用之○寇準以責死甲戌贈中書令復萊國公○

宋監七丁

十八

丙申上謂輔臣曰每退朝凡天下之奏必親覽之呂夷簡曰若小事
皆關聽覽恐非所以輔養聖神上曰朕承先帝之託况以萬機之重
敢自泰乎又曰朕日膳不欲事珍美衣服多以縑繒為之至屢經澣
濯而宮人或以為笑太官進膳有蟲在食器中朕掩而不言恐罪及
有司也○始天聖六年罷諸路提點刑獄官八月復置又權停於是
上謂輔臣曰諸路刑獄既罷提點官轉運司不能一一躬往識問恐
浸致冤濫宜選賢明廉幹不生事者委任之則民受其賜矣乃復置
諸路提點刑獄官仍參用武臣○甲辰以京東飢出內藏庫絹二十
萬下三司代本路上供之數○丁未出侍御史張沔知信州殿中侍
御史韓廣知岳州先是宰相李迪除二人為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
中旨乃相宗法也既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
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皇恐
詔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戊申出宮人二
百上時屢出宮人因曰曩者太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入宮今
已悉還其家矣○初郭皇后之立非上意浸見踈宮人尚氏楊氏驟
有寵尚氏常於上前出不遜語侵后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亦起救

仁宗 明道二年

之後誤查上頸上大怒有廢后意內侍閻文應白上出爪痕示執政
 呂夷簡以前罷相故然后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
 章疏乙卯詔皇后願入道特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名清悟別居長
 寧宮范仲淹孔道輔孫祖德率將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宋郊劉
 渙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戶殿門者闔扉不為通道輔撫銅
 環大呼尋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衆譁
 然爭致其說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公不過引漢光
 武勸上耳上堯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所為可乎夷簡不能答
 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
 而夷簡即奏逐道輔等丙辰詔道輔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
 各罰銅仍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駭動中外偕奏乞與道
 輔仲淹俱貶勸及少連再上疏皆不報將作監丞富弼上疏曰陛下
 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下廢無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
 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實痛惜之疏入不報

國初官以定俸實不親職有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特以
領外任而不任風憲與國中任風憲而不領言事則臺官之權亦

未重也端拱初以補闕為司諫以拾遺為正言所以舉諫官之職
 天禧初置言事御史所以舉臺官之職然當時臺諫之權雖重而
 臺諫之職未振也自仁祖即位劉中丞為臺屬各舉糾彈之職而
 後臺臣之職始振自孔道輔范仲淹敢於抗夷簡唐介敢於抗彥
 博一梁適之用事則馬遵舉數人言之劉沆之得政則張昇凡
 十七章論之而後臺諫之權敢與宰相為敵矣是何臺諫之職在
 國初則輕在仁宗之時則重在國初則為具負在仁宗之時則為
 振職何邪蓋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權為紀綱而以言者之風采為
 紀綱故其進退臺諫公其選而重其權優其遷而輕其責非私之
 也蓋以立國之

景祐元年春正月甲子許京兆府立學賜九經仍給田五頃

丁丑命翰林學士章得象等五人權知貢舉○詔去歲飛蝗所至遺
 種令民掘蝗子每一升給菽米五升又詔比禁京城穀出門其弛之
 諸路毋得閉糶○以淮南歲飢出內藏絹二十萬下三司代其歲輸
 ○始置崇政殿說書命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為之日以二
 人入侍講說初孫奭出知兗州上問誰可代講說者奭薦昌朝等因
 命中書試說書至是特置此職以勸之○趙元昊始寇府州○二月
 罷書判拔萃科更不御試自今幕職州縣官經三考以上非緣邊及
 川廣福建者並許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六科諸科被黜者毋

得復應茂才異等三科及武舉用知制誥李淑之議也淑嘗上時政
 十議其一議國體其二議災旱其三議言事其四議大臣其五議擇
 官其六議貢舉其七議制科其八議閱武其九議時令其十議入閣
 ○先是召知鳳翔府司馬池知諫院池上表懇辭上謂宰相曰人皆
 嗜進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詔禮部貢院諸科
 舉人應上舉者更不限年並許特奏名○三月御崇政殿試得進士
 張唐卿楊察徐綬等五百一人諸科二百八十二人特奏名八百五
 十七人○夏四月龐籍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二
 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帝為杖內侍切責
 美人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丁未出內藏絹三十萬下
 河北市糴糧草○詔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舉三丞以上嘗
 歷知縣人從中永韓億之請也然唐制亦有侍御史裏行今獨遺之
 ○五月乙丑翰林侍讀學士程琳為三司使先是三司併合田賦法
 納諸名器為一物琳謂借使牛皮食鹽地錢合為一穀麥黍豆合為
 一物亦句校可也然後世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
 口時也琳在三司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輒覆奏罷之內侍表言琳

宋監七丁

二十一

專琳聞之自直於帝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為陛下惜爾帝然
 之琳又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其
 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
 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
 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使百六
 人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二千步兵費三萬二千合
 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此國用所以日絀願罷河北陝西募住營
 兵遇闕即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
 戍于邊緩急即調發便近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
 焉○禁民間織錦背綉背及遍地密花透背西川歲織上供者亦罷
 ○秘書丞張宗誼孫沔並為監察御史裏行監察御史裏行始此○
 壬申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賜三司○以河南府府學為國子監○
 六月淮南制置發運使劉承顏獻輪扇浴器同知諫院郭勸言承顏
 欲以此媚上爾甲辰詔還之○己酉策試賢良方正蘇紳才識兼茂
 吳育茂才異等張方平及武舉人於崇政殿育所對策入第二等紳
 方平並第四等○癸丑詔尚書省官嘗歷知州而無贓私罪者自今

仁宗 景祐元年

並除左曹凡吏部戶部禮部為左名曹司封司勳考功度支金部倉部祠部主客膳部為左曹兵部刑部工部為右名曹職方駕部庫部都官比部司門屯田虞部水部為右曹○辛酉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編三館秘閣書籍○壬午罷後苑所作玳瑁龜筒從度支判官謝絳之言也絳又言內藏庫歲受鑄錢百餘萬緡而歲給左藏庫及三年一郊度歲出九十萬緡所餘無幾請以天下所鑄錢盡入三司十年責以移川使聚穀實邊而茶鹽香礬之利悉歸京師又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須索數多於前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但求咸平景德簿書臣以謂不若推近及遠迺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咸平景德為準也又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施行○乙酉詔西京留守推官歐陽脩為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樞密使王曙所薦也始錢惟演留守西京脩及尹洙為官屬皆有時名脩等游宴無節惟演去曙繼至嘗厲色謂脩等曰諸君知寇萊公晚年之禍乎政以縱酒過度爾脩對曰寇公之禍政以老而不知止耳曙默然終不怒更薦脩及洙置之館閣議者賢之○秋七月監察御史裏行高若訥為殿中侍御史裏行殿中侍御史裏行始此

宋監七丁

廿一

○乙未御崇政殿召近臣觀景祐乾象新書○樞密使王曙加同平章事○八月資政殿學士薛奎卒奎在政府謀議無所迴避或時不得如志歸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爾尤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錫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後卒如其言歐陽脩王拱辰皆其女婿也○壬戌有星孛于張翼長七尺闊五寸十二日而沒○癸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曙卒○參知政事宋綬以帝富於春秋天下無事慮燕樂有所漸乃上言自古守成之君皆兢兢抑畏不忘顧省故立防於事之始銷變於未萌之前又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尚平守當機貴平斷兆謀先平密能守則茲莫由移能斷則邪莫由惑能密則事莫由變斯安危之所係願陛下念之○庚午天平節度使王曾同平章事南京留守推官石介貽曾書曰聞既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宮聖體因是嘗有不豫相公方自外來聖眷正深宜即以此為諫若執信仲不害霸之言則遂成亂階恐無及矣伏惟相公留意焉○辛未以星變大赦避正殿減常膳○郭后既廢尚揚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為之弊中外憂懼揚太后亟以為言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

文應即命擅車載二美人出初蔡齊力爭削遺詔中太后參決軍國
 大事之語曰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為此哉上方年少恐禁
 中事莫有主張者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太后排遣之然議者
 以為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
 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為失也乙酉龐籍滕宗
 諤並坐言呂禁事不實出籍為廣東轉運使宗諤知信州宗諤嘗以
 上體多疾奏疏諫曰陛下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則多羸形倦色
 決事如不掛聖懷語大切直故出九月初二美人之出宮也帝令宋
 綬面作詔云當求德門以正內治既而左右引壽州茶商陳氏女入
 宮綬諫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矣乎後數
 日王曾入對又奏引納陳氏為不可上曰宋綬亦如此言卒罷陳氏
 ○甲辰詔立皇后曹氏贈尚書令冀王彬之孫女也○冬十月罷淮
 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仍詔淮南轉運使兼領其制置茶鹽礬稅
 各歸逐路轉運司○丁卯詔中書提點五房公事及堂後官參擇選
 人為之○趙元昊僭益甚私改元曰開運人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
 乃更廣運母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沈山

曹琮

孫沔
真言
人書

喜之族子河遣使來告哀○十一月榮州刺史曹琮為衛州團練使
 琮女兄為后禮皆琮主辦於是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厲天下臣既備
 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實于理時論稱之
 ○監察御史裏行孫沔言切見上封事人同安縣尉李安世輒因狂
 悖妄進瞽言雖曰狂愚猶勝諂佞况自道輔仲淹被黜之後罷籍范
 諷致對已來凡狂摺紳盡思緘嘿伏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後七日
 責知潭州衡山縣

廢后者非仁祖之本心也而夷簡實贊之諫官伏閣乃
 祖宗美意也而夷簡實沮之此夷簡入相之初而國論為之一變
 也

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累歲以來和氣猶鬱水旱相存蟲蝗屢生
 粟麥不登田疇幾廢九夏多寒三冬無雪星變上天河以東郡疾疫
 流離生靈困憊又曰去秋以聖體愆和臣心啓沃愛君有從宜之制
 雙日申不坐之請交泰之誠遽臻有喜宴安之戒豈可為常是則一
 歲之中率無百餘日視事宰臣上殿奏事止于數刻天下萬務得不
 曠哉今退朝之後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虧殘之餘悅耳目者綺
 紈豔冶之色高鑄九重叫閭千仞宸禁書嚴乘輿天遠又曰天下之

仁宗 景祐元年

本在民之豪者皆兼井而貧者無置錐天下之大在兵兵之下者
負飢寒而驕者不敢役郡守縣令臧否無別蠹耗靡窮邪佞退而復
與忠諫黜而未用又曰宜霽然下令誕告多方外則逐刺史縣令無
狀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內則罷公卿大夫不才諂諛詭誕之士
以肅於朝掖廷之中簡去幽曠以求餘羨之慶宦寺之內抑損重任
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永州監酒

燕肅
考定
樂器

景祐二年春正月益鐵副使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癸丑置
進讀唐書賈昌朝講春秋○二月燕肅等上考定樂器戊午御延福
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何如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
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擊黃鐘則為仲呂擊夾鐘則為夷則是冬
興夏今春召秋氣又編鐘鐃鐘無小大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非中度
之器相傳以為唐舊鐘亦有朴所製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
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
之蔓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簇可使度量
權衡協和有詔許之仍就錫慶院鑄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上

李迪
罷相

樞

杜衍
韓鈗

太樂圖義二卷○丁卯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龐籍降知臨江軍
先是籍為御史數劾諷宰相李迪佑諷反左遷籍籍既罷益追劾諷
不置諷亦請辨乃詔即南京置獄訊之籍坐所劾諷有不如奏法當
免諷當以贖論呂夷簡疾諷且欲因諷以傾迪故特寬籍而重貶諷
戊辰工部尚書平章事李迪罷知亳州先是上召呂夷簡宋綬決范
諷獄以迪素黨諷不召迪皇恐還第翌日遂罷相迪性淳直實不察
諷之多誕也○樞密使王曾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門下侍
郎平章事呂夷簡加右僕射參知政事王隨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
李諮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王德用同知樞密事參知政事宋綬為
樞密副使給事中蔡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為參知政事
御史中丞韓億同知樞密院事知天雄軍杜衍為御史中丞衍奏中
書樞密古之二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
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三月以杜衍權判吏部
流內銓先是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更多受賂出縮為姦衍
既視事即敕吏取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
日曉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不能為

仁宗 景祐二年

效利後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法

積善十四考無公私過雖無舉主特與改官李師錫以王德用甥
雖薦舉此三十人止合循資是銓選有定法而未嘗拘於法也賈
黯判流內銓則有三年不通父問而廢歸田里者杜衍權典選銓
則裁制如法而文吏聽行文書者是銓法雖受成於吏而未嘗盡
委於吏也故當時蘇紳上疏審官之職宜擇主判官付以事權或
有異材計別論奏如越準判銓錢若水等三人以選人遷朝官此
又不可以常法論而
真得法外之意也

夏四月丁巳李照言奉詔製玉律以候氣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
山鉅黍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葦從之戊辰命呂夷簡王曾都大管
勾鑄造大樂編鐘宋綬蔡齊盛度同都大管勾仍以入內都知閻文
應提舉始照既鑄成編鐘一簋遂建請改制大樂取鉅黍累尺成律
鑄鐘審其聲猶高更用大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為
十二管律法戊寅命馮元勳冠卿宋祁同修樂書○五月甲申朔詔
曰王者奉祖宗尚功德共惟太祖皇帝受天命建大業可謂有功矣
太宗真宗二聖繼統重雍累洽可謂有德矣其令禮官考合典禮辨
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庚子太常禮院言太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

宋史七十一

九

功且為帝者祖太宗動靜制作真宗財成治定德宜為帝者宗三廟
並萬世不遷宜布天下以示後世至於升侑上帝請自今以太祖為
定配二宗為迭配將來皇帝親祠且請三聖皆侑此後迭配還如前
議至日園立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
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太享配以真宗詔恭依○六月
先是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一奩而四清聲相承不擊之丑李照言
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去四清鐘馮元駁之曰前
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二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二十六簧之箏二
十五絃之瑟十二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
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之數也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
又設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蓋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聲重大者為尊輕清者為卑
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
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
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為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臣
以為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俟有知音者有司別

馮元駁李照議

定祖宗配備法

李照更造樂律

景祐二年

賜

寬

盜

孔道

觀

天地

禮

議以聞○丁知出內藏庫絀絹一百萬下三司市糴軍儲○辛未御

宗政殿召輔臣觀新樂先是帝親製樂曲○秋七月甲申詔特賜寇

準謚曰忠愍○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歷代樂頗為迂誕

而其制甚廣請付有司按劾之帝以照所作鐘磬頗與衆音相諧但

罷其增造○知杭州鄭向言鎮東節度推官阮逸頗通音律上其所

撰樂論十二篇并律管十二詔令逸赴闕○八月壬子朔詔改強盜

法不持杖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為錢萬及傷人者死餘定罪有差自

是盜法惟京師加重餘視舊益寬矣○辛酉上作警嚴曲付太常隸

習名曰振容歌從李照之請也尋改名奉禋○丁丑內出景祐樂髓

新經六篇賜群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

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歷代

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於韜三演之

於壬式道甲之法○已卯知兗州孔道輔為龍圖閣直學士時近臣

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

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議者因是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初命朝

臣為江浙荆湖福建廣南等路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公事○九月乙

未詔司天監製百刻水秤以測候晝夜○初諸士郎散居都城非朝

謁從祀不得會見已酉詔即玉清昭應宮舊基建宮合十位聚居賜

名睦親宅○冬十月復置朝集院以待外官之還京師者○壬子許

蔡州立學○癸丑復置群牧制置使仍詔自今止以同知樞密院或

副使兼領之○已巳出內藏庫緡錢七十萬左藏五十萬下河北市

軍儲○許蘇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十一月朔以應天府書院為府

學仍給田十頃○戊子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忿既而

悔之累遣使勞問於是又為樂府詞以賜后后和荅語甚悽愴會后

小疾閻文應與太醫診視數日遽不起中外疑文應進毒然不得其

實時上致齋南郊不即以聞及聞深悼之詔以后禮葬右司諫王堯

臣請窮治侍醫者不報○乙未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太宗真宗並

配○十二月閻文應落都都知為秦州鈐轄尋改鄆州鈐轄其子士

良罷御藥院時諫官姚仲孫高若訥劾文應方命宿齋太廟而文應

叱醫官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置毒者請并士良出之范仲淹劾奏其罪上卒聽仲淹言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范仲淹為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

上示 皇祐二年

名不避

歐陽 滄書 杜衍 不用 介

新書

法 亦 案 諸

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政侍臣職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劇煩使不暇它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歎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中丞杜衍曰介一賤士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舉動也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其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也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卒不能用

丙子景祐二年春正月壬寅追冊故金庭教主冲靜元師郭氏為皇后國簿儀物並用孝章皇后故事○已酉許洪州密州立學仍各賜田五頃○二月先是上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計詔中丞

宋鑑七

七

杜衍與三司差擇之已而三司後行朱正周貴李逢吉等數百人詣宰臣呂夷簡第喧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以美言諭之因使列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肆醜言乃去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而曾具得其姓名乙卯正貴杖脊配沙門島逢吉等二十二入决配遠惡州軍牢誠其為從者皆勒停

己丑太祖嘗汰吏四百人真宗又汰諸路吏萬有餘人何其易而景祐欲汰三司吏反失國體何耶論者皆以為勢之弱至此不知當時韓魏公嘗汰兵數萬人不聞有為亂者兵且可汰况於吏乎是小小人之欲害君子先唱盡黜諸吏之虛聲以中衍也

丙辰詔翰林學士馮元禮賓副使鄧保吉與阮逸胡瑗較定舊鐘律瑗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前知蘇州薦瑗知音白衣召對與逸俱命○三月許潞州常州立學○是月李誥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三司吏稽留為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趣推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詔皆可之又詔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錢等又言夔等變法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

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為下詔戒敕而縣官監費自此少矣○夏四月許衡州立學○五月范仲淹言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宜漸營廩食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丙戌仲淹落職知饒州時呂夷簡執政仲淹言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為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夷簡滋不悅帝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時政夷簡大怒許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由是降黜侍御史韓瀆希夷簡意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

宋史曰此仲淹之所以言事去也此夷簡為相而國論為之再變也昔歐陽脩言於仁宗曰自古人臣進諫有難有易自仲淹與韓瀆刑後至今凡二十餘年間逐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然嘉祐之前諫人主者因甚易言大臣者亦豈難哉仲淹以言夷簡去而夷簡亦以仲淹罷唐介以言彥博去而彥博亦以唐介罷唐介猶御史職也仲淹乃以待制知府而敢於言大臣則當時容養敢言之氣可知矣

許許州立學○秘書丞余靖言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

宋史七

九十七

太平之政也壬辰靖落職監筠州酒稅○許潤州立學○乙未館閣校勘尹洙監郢州酒稅先是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諫不回義兼師友仲淹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宰相怒遂逐之○戊戌貶館閣校勘歐陽脩為夷陵縣令初右司諫高若訥言范仲淹貶職之後歐陽脩貶書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臣愚以謂仲淹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迂意逐賢人所損不細因繳進脩書脩坐是貶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仲淹靖洙脩不肖斥若訥也泗州通判陳恢尋上章乞根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恢越職希恩宜重行貶黜庶絕姦諛不報而襄事亦寢○光祿寺主簿蘇舜欽上疏言臣觀丁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蓋陛下即位屢求直言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嘿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日觀時弊口不敢論望陛

仁宗 景祐三年

下發德音寢前詔勤于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矣
 ○六月許越州立學壬子許階州立學皆給田五頃○丙辰以新修
 樂書為景祐黃樂記○壬戌禁以鹿胎皮為冠○甲子許真定府博
 州鄆州立學各給田五頃○秋七月馮元獻金華五歲○戊子元等
 又上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庚寅孫冲上所撰五代紀七十七卷
 降詔褒荅○乙未初置大宗正司以江寧節度使允讓知大宗正事
 彰化留後守節同知大宗正事時諸王子孫既聚居睦親宅故於祖
 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違失○庚子太平興國寺灾是夕大雨
 震電火起寺閣中朝廷始議修復崇政殿說書曹昌朝言易震卦之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春秋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切惟
 近年寺觀屢灾此殆天示譴告獨可勿繕治以示畏天戒愛人力之
 意從之○八月許并州立學○右司諫韓琦言祖宗已來通用王朴
 之樂天下無事垂八十年載頃燕肅安加磨鑿適會李照至闕謂其音
 未諧陛下許之改作洊雷變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圍
 徑乖古鄧保信續上新法亦復長廣未合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之
 者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純熙洽斯乃治古

宋世七

廿八

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且西北二垂又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
 此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然後
 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之臣取其中合典志者以備雅奏
 固亦未晚詔丁度等速詳定以聞○九月許絳州立學○丁亥丁度
 等言鄧保信所製又類皆差舛不同周漢逸瑗所製又復不同詔悉
 罷之○已酉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邊儲○賜
 河南府新修太室書院名曰嵩陽書院○壬辰以阮逸為鎮安節度
 掌書記知城父縣胡瑗試校書郎初召逸瑗作鐘磬律度與古多不
 合猶推恩而遣之○乙未以崇政殿說書王宗道國子監說書楊中
 和並為睦親宅講書睦親宅講書始此○冬十一月許江州立學○
 戊寅保慶皇后崩始上起居飲食后必與之俱所以擁祐扶持恩意
 勤備性慈仁謙謹寡過上未有嗣后從容勸上選宗子養宮中由是
 英宗自宮邸未齟齬養后所○十二月詔宣敕劄子非經通進銀臺
 司毋得直下諸處初李統領銀臺司具言宣敕劄子皆不經本司封
 駁之職遂廢不舉請用舊制申明之○丙寅知樞密院事李諮卒○
 丁卯同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同

仁宗 景祐三年

元昊 謀入 寇

午內 藏 三司

王道 陳亮 建 用

王道 陳亮 建 用

王道 陳亮 建 用

王道 陳亮 建 用

王道 陳亮 建 用

王道 陳亮 建 用

知樞密院事得象為人莊重度量宏廓初為楊億所稱以為有公輔

器或問之荅曰閩士多輕狹而得象渾厚有容此所以貴也○趙元

昊改廣慶三年曰大慶再舉兵攻回紇陷瓜沙蘭三州將謀入寇○

景祐四年春正月戊寅賜蔡州學田十頃○甲午內藏庫言歲

斤緡錢六十萬以助三司蓋始於天禧三年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

復有假貸自明道二年距今才四年而所借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二

千有餘請以天禧詔書申飭之奏可○二月賜常州學田五頃○三

月朔以賈昌朝王宗道為希言揚安國並兼天章閣侍講預內殿起

居天章閣置侍講自此始○夏四月賜宣州學田五頃○甲子右僕

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罷判許州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

事王曾罷判鄆州參知政事宋綬罷為尚書左丞參知政事蔡齊罷

為吏部侍郎歸班夷簡專決事不少讓曾不能堪論議多不合曾數

求去言夷簡招權市恩帝詰夷簡夷簡乞置對而曾言亦有失實者

帝不悅綬素與夷簡善齊議事間附曾故并綬齊皆罷○知樞密院

王隨知鄭州陳堯佐並為平章事呂夷簡嘗密薦二人可用故也○

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韓億二司使程琳翰林

學士承旨石中立並為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王巖為同知樞密院

事乙丑召宋綬入侍經筵○閏四月知徐州李迪言欲祠岱岳并至

景靈宮祝聖等禱皇嗣上謂參知政事韓億等曰大臣當詢民間利

病以分朝廷之憂祈禱之事豈為政耶詔止之○丁謂卒王曾語人

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外猶用詐得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

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五月丙寅有芝生于化成殿

柱召近臣宗室觀之仍出御製瑞芝詩賜宰臣王隨以下翌日儒臣

並為賦頌以獻右司諫韓琦言春秋之法但記災異至於祥瑞略而

不書豈不以君閱瑞牒則意安觀災符則心懼意安則政怠心懼則

德修聖人垂戒之深其旨斯在臣愚望陛下特以災異為重一政教

之間思所未至者隨其變而應之至於珍祥奇瑞雖陛下仁愛所感

亦望日講一日雖休勿休為念則昊穹降鑒咨陛下寅畏之心生靈

遂宜蒙陛下慈惠之澤自然時和歲豐家給人足永獲上瑞之報也

○六月以御製神武祕略賜河北河東陝西緣邊部署鈐轄知州軍

每得代更相付授始韓億同知樞密院事建言武臣宜知兵書而禁

不傳請纂集其要者賜之上於是作神武祕略凡三十篇分十卷仍

二六

景祐四年

星流 南流 黑氣 之黑

讀史 讀正 說

秋 謝春

地震 異言 驚

自作序焉。○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所修禮部韻略頒行。○秋七月戊申有星數百皆西南流其最大者一星至東壁沒光燭地久之不散已而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八月出內藏絹三十萬下河北路市糴軍儲。○甲午詔天下常平倉錢穀自今三司及轉運司無得借支。○戊戌許華福二州立學。○九月御邇英閣讀唐書因詔唐書列傳止取事義切於規戒者讀之。○冬十月御邇英閣讀正說謹罰篇述後漢光武罷梁統從重之奏帝曰深文峻法誠非善政宋綬對曰王者峻法則易寬刑則難夫以人主得專生殺一言之怒則如雷如霆是峻易而寬難也。○丙子御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帝曰尸子言君如存民如水何也丁度對曰水隨器之方圓若民從君之好惡是以人君謹所好焉。○甲午邇英閣講春秋上曰春秋自昭公之後魯道陵遲家陪用政記載雖悉而典要則寡宜刪去蔓辭止取君臣政教事節講之因謂宋綬等曰春秋經旨在於獎王室尊君道立明作傳文義甚博然其間錄詭異則不若公羊穀梁二傳之質綬等對曰三傳得失誠如聖言臣等自今凡立明所記事稍近誣及陪臣僭亂無足勸誡者皆略而不講。○十一月出內藏庫絀絹五十萬下

宋監七卷

三十一

河北陝西路市糴軍儲。○十二月給真定府潞州學田各五頃仍詔自今須藩鎮乃許立學它州勿聽。○甲申忻代并三州言地震壞廬舍災壓吏民自是河東地震連年不止或地裂泉涌或火出如黑沙狀一日四五震民皆露處乙酉命侍御史程戡體量安撫。○左司諫韓琦上疏曰臣伏觀鄉者興國寺雙閣災延及開寶祖殿復聞仰觀垂象或失經行蓋人事之已形致天變之嗣發臣謂陛下宜虛佇以求直言側身以修庶政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旌別賢愚博節財用抑宴私過度之樂休營造不急之務決獄使之無濫出令斷於必行斯所以念祖宗之艱難答天意之警悟也而陛下眷三京以肆赦宥走群望以罄祠祝內自禁掖外及寺觀並與祭醮逮越晦朔矧今北道數郡繼以地震上聞即命使軺就崇法供維陛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其於消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然天弛刑綱以貸頑悖之民損國貲以奉游惰之輩將欲召丕貺感靈心是猶却行以求前揚湯而止沸無益之驗信昭昭矣復上疏言近聞大慶殿及諸殿並建道場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

二示 景德四年

淹余 清歐 陽修 景移

喧雜于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
並於別所安置○給徐州學田五頃○壬辰徙知饒州范仲淹知潤
州監筠州稅余靖監泰州稅夷陵縣令歐陽脩為光化縣令上諭執
政令移近地故也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
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
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
不止屬者熒惑犯南斗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
意陛下徒使內侍走四方治佛事治道科非所謂消伏之實也頃范
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辭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
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崇也
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寶元元年春正月直史館同知禮院宋祁上疏曰臣伏見頃歲
以來災青數見若乃群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震
州邑邊戎窺間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飢之兆也去年少焚興
國寺浮屠延熾藝祖神御殿已而盜壞宗廟鉅器者再則神不昭格
之意也陛下試一念之假有蕩析以何策固安假有飢空以何理振

宋史七

州

一

蘇舜欽言 二事

救脫致窺間可任之將謂誰儻令擅恣可防之奸有幾丙午以災異
屢見下詔求直言○庚戌命翰林學士丁度等權知禮部貢舉○乙
卯大理評事蘇舜欽詣殿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既而孟春之
初雷電暴作臣切見綱紀隳敗政化缺失其事甚衆不可驟舉謹條
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
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
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侈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
侈則用度不足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
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此
用度不足也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為朝廷之士
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講官而已昨王隨自吏部侍郎平
章事超越十資復為上相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
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
又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訥為司諫二人者皆溫和平軟懦無剛鯁敢
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緘嘿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
必暗相閑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直史管蘇紳上疏曰星之麗天猶

仁宗 寶元元年

萬國之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天者陽之氣地者陰之體其
有越陰之分侵陽之政則應以變動雷者天之號令所以開發萌芽
辟除陰害萬物須雷而解須雨而潤惟人君崇寬大順春令則應節
否則動於冬今方春而雷發聲天其或者欲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
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凡朝廷事無巨細無內外取其先
急者悉關聖慮而振肅之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
又有陰侵陽之證者天意若曰夷狄將有畔上之釁恐陛下未悟也
又以震雷警之欲陛下先事為備則患禍消而福祥至矣棄清臣上
疏曰臣聞王者之所以橫制六合撫有萬民者在握刑賞之權不授
人以柄而已今則不然爵賞刑罰陛下所有也比及於人則天下之
人族談置然不曰自陛下出而曰由宰相得非臣陰之盛而易天地
之序者乎校書郎張方平陳七事一曰密機事二曰用威斷三曰廣
言路四曰重圖任五曰正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懼御史中丞
張觀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曰節用○二月詔自
今後日御前殿視事用蘇舜欽之言也○甲戌賜鄆州學田五頃○
右司諫韓琦上疏言宰臣王隨登庸以來衆望不協差除任性褊躁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傷體自宿疹之作幾涉周星安卧私家備禮求退貪祿竊位之計亦
已窮矣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
引界滿醜獎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叅知政事韓億初乞男綜
不以資叙回授兄綱將朝廷要職從便退換如已家之物紊亂綱紀
舉朝非笑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居近署但滑稽談笑之譽為人所
稱處于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大政則誠非所長乞從罷黜以
慰具瞻之望三月戊戌朔門下侍郎平章事王隨罷為彰信節度使
戶部侍郎平章事陳堯佐罷為淮康節度使判鄭州戶部侍郎參知
政事韓億罷歸本班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石中立罷為資政殿學士
初呂夷簡罷密薦隨與堯佐二人為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已下者用
之度它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佐億中立等議政數忿爭
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省為養
病坊之語琦論隨等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接漢故事求策免於是四
人者俱罷判河南府張士遜為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戶部
侍郎同知樞密院事章得象以本官平章事知樞密院事盛度加寧
武節度使檢校太傅同知樞密院王駿工部侍郎李若谷並為參知

仁宗 至和元年

政事權三司使王博文知永興軍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上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耶若仕術孔道輔育偃宋郊范仲淹眾以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隋等更命士遜及得象為相士遜猶以東宮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得象入謝上謂曰往者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嘿識惟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由此也○知制誥宋郊為翰林學士上初欲用郊為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知制誥除執政者乃先召入翰林學士李淑害其寵欲以奇中之言於上曰宋受命之號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為不祥它日以諭郊因改名庠○甲寅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庚辰賜進士呂溱等二百人及第一百十人同出身特奏名一百六十五人同諸科出身及為諸州長史辛酉賜諸科四百十四人及第并出身其特奏名被恩賜者又九百八十四人瓊林宴初賜大學篇范鎮禮部奏名為第一故事禮部第一一人賜第未有第二甲者雖近下猶升之吳育歐陽脩殿庭唱第過三人亦抗聲自陳鎮獨默然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

宋世七

卅二

眾以是賢之禮部第一人在第二甲自鎮始初薛奎知益州還朝與鎮俱或問奎入蜀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也○夏四月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張觀同知樞密院事○賜河南府嵩陽書院田十頃○乙未詔自今試舉人非國子監見行經書毋得出題○六月己卯建州言自正月雨至四月谿水大漲入州城壞民廬舍○帝留意農事每以水旱為憂甲申詔天下州郡每旬上雨雪狀著為令○戊子權知司天少監楊惟德等言來歲己卯閏十二月則庚辰歲正月朔日當食請移閏於庚辰歲上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秋七月賜襄州學田五頃○右司諫韓琦言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觀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朝廷因而施用識者以為非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詔宋綬晏殊同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眾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乃詔太常舊樂悉仍舊制李照所造勿復施用○壬戌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田况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才異等邵亢况所對入第四等方平四等次亢與宰相張士遜連姻報罷○八月復

李若谷論

贊馬池

李曾

元吳反

元吳士

置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冬十月詔戒百官朋黨初呂夷簡逐范仲淹等士大夫為仲淹言者不已於是內降劄子曰向貶范仲淹蓋以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今中外臣寮屢有稱薦范仲淹者事涉朋黨宜戒諭之故復下此詔○參知政事李若谷建言近歲風俗薄惡率以朋黨汙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以朋黨目之恐正臣無以自立帝然其言○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司馬池歲滿當遷中書進名上曰是固辭諫官者遂命為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甲戌趙元昊築壇受冊僭號大夏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政大慶二年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十一月庚戌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戊午鄆州言資政殿大學士左僕射王曾卒曾入朝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自奉廉約人莫敢干以私執政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當皇祐中上為篆其墓碑曰旌賢之碑大臣碑得賜篆自曾始○十二月甲子京師地震○丙寅鄆延路都鈐轄司言趙元昊反癸酉命夏竦為奉寧節度使知永興軍范雍為振武節度使知延州

宋監七

冊

三司上歷代天下戶數先是上御通英閣讀真宗皇帝所撰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翰林侍讀學士梅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度則版圖衰減自五代之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今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討以聞至是上之○庚戌都官員外郎王素為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薦之素旦子也○丙辰許泉州立學仍給田五頃○趙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以遺金明季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元亨獨曰此行間爾若有私約豈使衆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効○夏四月放宮人二百七人上因諭宰臣張士遜等曰不獨矜其幽閉亦可省禁掖浮費也○五月右司諫韓琦言唐之斜封今之內降蠹壞綱紀為害至深乞特降詔諭今後臣僚或有奏請事件輒敢因緣請托及自於內中陳乞特批拍揮即望降出姓名并為奏求人並送有司勘劾重行貶責○癸卯天章閣侍講賈昌朝上書曰今西夏僭狂此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民力頗困是則可慮自

仁宗 寶元二年

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度未有施行臣嘗治畿邑有禁兵二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其三年賞給仍出自內府况它郡邑兵不帝此臣又嘗掌京廩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人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儻有水旱頻仍之灾軍戎調度之急計將安出哉願取景德以來迄于景祐校其所入出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皆省罷之詔張若谷任師中韓琦與三司定奪減省以聞韓琦言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六月壬戌詔曰比命近臣議省浮費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庚午上封者言審官院缺有限而奏舉選人日益多或至四考五考改京官者請自今須六考以上方許磨勘嘗犯私罪者加一考從之○先是詔知永興軍夏竦議西鄙事丙子竦上十策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羗以為藩籬三詔喃厮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入保大寨九關中民坐罪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秋八月庚午上謂宰臣張士遜曰帝王之明在擇人下邪

宋史卷之十

二十一

正則天下無不治矣○兩川自夏至秋不雨民大飢庚辰命知制誥韓琦為益利路體量安撫使吏部員外郎蔣堂為梓夔路體量安撫使○九月御史中丞孔道輔性鯁特立遇事彈劾無所阿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憚之○冬十月宗正寺修玉牒官李淑上所修皇帝王牒二卷皇子籍一卷○丙寅上御延英閣觀講左氏春秋及讀正說終上曰春秋所述前世治亂之事敢不監戒正說先帝訓言敢不遵奉丁度等拜伏而言曰陛下德音若此誠天下之福也上復問度洪範酒誥二篇大義度悉以對因詔度講周易李淑讀三朝寶訓丁度李仲容讀所編經史規鑒事迹○十一月戊子朔出內庫真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上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弃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歛也○丁酉知樞密院事盛度為尚書右丞知揚州參知政事程琳為光祿卿知穎州御史中丞孔道輔為給事中知鄆州初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并逐二人察帝有不悅琳意即謂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宜見上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以道輔朋黨大臣故特貶焉○辛丑許建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壬寅

參知政事王駿為工部侍郎知樞密院刑部員外郎宋庠為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同修起居注宋祁次當知制誥以兄庠在中書乃授天章閣待制同判禮院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祁上疏論三冗三費曰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不定數三冗也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糧所給三倍它處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以濟私家○西賊寇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勲等擊走之十二月乙丑賞保安軍守禦之功盧守勲為左騏驎使都巡檢司指使狄青為右班殿直青功最多故超四資授官○孔道輔既貶鄆州始知為張士遜所賣頗憤慨行至韋城發病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元昊復遣賀九言齎嫚書納旌節○直史館蘇紳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二曰遴選擇三曰明薦舉四曰異服章五曰適才宜六曰擇將帥七曰辨忠邪八曰脩備預帝嘉納之尋除史館修撰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參知政事宋庠以為不可弼曰萬

宋 監 七 一

三 十 六

一北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罷宴如弼言上深悔之○元昊詐乞和范雍信之不為備元昊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壬申聲言取金明寨翌日奄至李士彬父子俱被禽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先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使至保安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趨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至三川口遇賊平與元孫皆被執賊圍延州凡七日會大雪賊解去○二月己丑入內副都知王守忠為陝西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有唐之衰遂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辛卯天文官李自正上星變圖且言月與太白俱犯昴當有邊兵大起上謂輔臣曰陰陽占候中否參半紂以甲子立武王以甲子興王者當抵畏天道要在人事應之何如爾○知制誥韓琦自蜀歸論西兵形勢甚悉即命琦為陝西安撫使○乙巳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韓琦言陝西科擾頗仍請免括此一路從之○丁酉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張士遜章得象參議之翰林學士丁度嘗建言一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異則天下無適從非國體也請軍於重務一府得通議之知諫院富弼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

肅
策

大風
之氣
詔求
真言

詔補
士

張士
遜罷
呂美
相復

委樞密院而宰相不與之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上參取其言而
 降是詔士遜等以詔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等奪權弼曰此宰相
 避事爾非是奪權也○自范仲淹貶禁中外越職言事知諫院富弼
 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願降詔求直言盡除趨職之禁
 上嘉納之○癸丑降知延州范雍為吏部侍郎知安州坐失劉平石
 元孫也○三月丙辰詔兩府及執政舊臣俾條上陝西攻守之策同
 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言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竊發西垂范雍納
 詭詐之說失於戒嚴劉平任輕躁之心喪其所部塞門至金明二百
 里須列修二城每城屯精卒千人寇大至則保城壘小至則自驅逐
 別以諸司使為盧關一路都巡檢仍以兵二千人屬之使為三寨之
 援○丙子大風晝冥經刻乃復是夜有黑氣長數丈見東南○丁丑
 申詔中外言缺政先是改元詔求直言群下猶未有所獻故也○戊
 寅知樞密院王黼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張觀並罷天聖中黼嘗使
 河北過真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黼曰何以
 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推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諫曰
 我戎人本從事鞍馬間而與漢推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

宋史

卷

三

失衆心不可德明為貴不殺吾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它日必為邊
 患黼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叛帝數問邊計不能對及
 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疑兵久不決於是三人同日罷○三司使刑
 部尚書晏殊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宋綬並知樞密院事保安節度使
 王貽永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員外郎知越州范仲淹復天章閣待
 制知永興軍始用韓琦之言也○庚辰詔參知政事同議邊事○夏
 四月庚子重修祖宗玉牒成既而修玉牒所言請自今歲一貼修十
 歲一編錄仍以其副留中奏可○詔河北轉運使姚仲孫安撫使高
 志寧密下諸州軍添補強壯初知制誥王拱辰使契丹還言契丹不
 畏官軍而畏土丁故降是詔○出左藏內藏庫緡錢各十萬下陝西
 給軍須○范仲淹未至永興癸丑改為陝西都轉運使○五月丁巳
 復知楚州孫沔為監察御史尋詔為右正言○先是揀下都輦官為
 禁軍輦官千餘人遮宰相樞密使喧訴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已未
 御史中丞柳植等奏其事請付有司治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
 相無所補諫官以為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壬戌優拜太傅致仕
 本朝以宰相得謝者自士遜始判天雄軍呂夷簡行右僕射兼門下

仁宗 康定元年

侍郎平章事○甲子元昊陷塞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監押

左侍禁王繼元死之○甲戌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言今緣邊城寨

有五七分之二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

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

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

豈敢深入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

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徙夏竦

為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使緣邊招討使知永興軍○己卯以起

居舍人知制誥韓琦陝西轉運使范仲淹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

初仲淹與呂夷簡有隙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

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夷簡之罪莫大於因私憾而預瑀華之議因北事而忌富

○太常博士林瑀殿中丞王洙並為天章閣侍講景祐末災異數起

上憂之深自貶瑀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推演五行

陰陽之變為書上之天抵皆諛諂之詞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於是

天章閣侍講缺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薦洙且內批用瑀執政皆怒瑀

呂夷簡欲擢上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爾不若共進二

人唯上所擇乃以迭瑀名進上問洙何如夷簡言洙博學明經上曰

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請並用二人上許之既而右正言梁適劾瑀

于內降除官請治其罪上令以適章示之卒不罪瑀○壬午斬瑀官

曹榮陳吉于市以倡率其徒遮宰相道訴者也從者配牢城卒揀輦

官為禁軍如初詔○六月廊延副都部署任福為環慶副都部署兼

知慶州○辛亥復權武成軍節度判官歐陽修為知開封府校勘始范仲

也風雨罷然飢渴不困中國之人不如也為今之計莫若謹亭障遠
 斥候控扼要害為制勝之全策因條上其策名曰備邊要覽○秋七
 月癸亥卿延鈐轄張亢上疏言諸路部署鈐轄都監多至十四五員
 少亦不減十員權均勢敵不相統制凡有議論互執不同請別割使
 名其已係路分部署鈐轄都監者並屬新置使契分所貴出於一又
 請逐路以馬步軍八千以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為統領其下分
 為三將賊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量賊數多少又使鄰路出
 兵而應援之此所謂常山蛇勢也又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要計其錫
 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四尺三寸者悉還坊監止
 留十之二以步人代之其後多施用者○八月戊申權開封府杜
 衍同知樞密院事○庚戌陝西安撫副使范仲淹亦知延州先
 是詔分邊六部者領萬人鈐轄五千人都監二千人有邊則官卑
 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寡而以此戰以百為先後取敗之道也為分
 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不敢犯
 既而諸路皆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
 有數萬大甲不以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都監周美言于

范仲淹 守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設完

于延州城 三十里美領衆二工 賊會暮援兵不 乃徙黃山北

多及疑兵 望見以為救至即引 云○九月戊午 若谷

罷 復翰材學士晁宗慤 知政事 居各人

密院事○已未右正言知制 葉清臣 三司使事

可使清臣不在選帝曰葉清臣 可用遂以命之

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 合同以檢其中入○丙寅西賊寇一

川寨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楊保吉死之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二寨

戊辰知樞密院事晏殊為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土貽
 求刑部侍郎杜衍右諫議大夫鄭戩並為樞密副使○庚午大理寺
 丞簽書定國節度判官事种世衡為內殿承制知延州青澗城世衡
 放兒子以從放學任氣有材略○壬申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等攻西
 賊白以克之○合奉宸五庫為一庫在延福宮內舊名宜聖殿五

新節讀書

庫○冬十月戊子詔自今內降指揮與臣僚廷官及差遣者並令中書樞密院具條執奏以聞上性寬仁宗戚近幸有求內降者或不能違故也○癸巳命館閣校勘刀約歐陽脩同修禮書○十一月丙辰內出御製洪範政監審樂要記風角集占以示輔臣仍以風角集占賜陝西諸路部署司○壬戌有大星流西南聲如雷者三○丁卯鄜延路部署指揮使右班殿直狄青為右侍禁醫門祇候涇州都監每臨敵必髮面銅具出入戎口皆披靡無敢當者尹洙為經略判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虜於副使韓琦仲淹曰此良將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一

麻青折良讀書悉通秦漢來將帥六術由是益

以臣三升○乙未以知隨

耶朝廷亡一忠臣自今死

正月月上旬同

畜謀久矣不易取也

之勝此兵家所已即出

和也館閣校陽脩

西者二歲矣又有五萬之

以財用為強弱也互以通漕運地利

而西人紆國力完兵以守惟

及仲容知商州點米銅鑄鐵器事仲容建議鑄

請可權行以助邊費故有是命○三司使葉清臣請擇明習財利臣別行課校上以號令數更民聽昭

司裁定務優販者然亦卒無所變也○初明道二年復用而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及景祐曰言諸路博易與利乃罷之而入錢京師如故八續宋資治通鑑卷之七

定元年

